

XIWUZAJI

西廬雜記

杜芳伦 ©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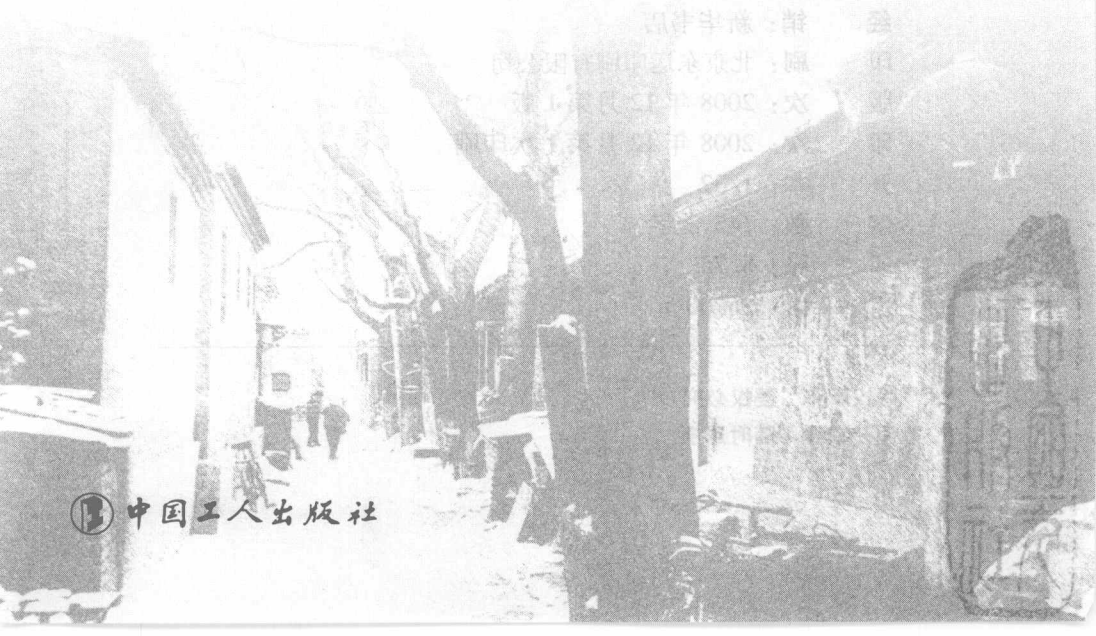


 中国工人出版社

XIWUZAI

西廡雜記

杜芳伦◎著



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西庠杂记 / 杜芳伦著. — 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
2008. 11

(红墙艺文)

ISBN 978 - 7 - 5008 - 4149 - 4

I. 西… II. 杜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74215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 100011

电 话: (010) 62350006 (总编室)

(010) 62005047 (编辑室)

发行热线: (010) 62045450 62005042 (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东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1/32

字 数: 145 千字

印 张: 8.75

定 价: 26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序

我一向认为序不过是个装饰物，就像在脑袋上加顶帽子。其实不加也没什么问题，看书的人谁在乎这个，兴许还嫌你多事呢，都是那个“约定俗成”闹的，逼得写书的人别无选择。

至于由谁来加这“帽子”合适，我看莫如自己动手。请人代为作序，似乎是缺少自知和体恤的做法。何必“嫁祸于人”？看看那些蝥蛄笼子，自卖自身自吆喝，够多实在。好，是你的，赖，赖不着别人。

本书之所以取名《西庖杂记》，是因为所有的篇什都写自在下供职的这间坐西朝东的厢房。庖，是个书面语，不多见用。为什么放着通俗易懂的厢字不使，到底安的啥心？您猜对了，就为躲开王实甫先生。人家的《西厢记》尽人皆知，又是经典，咱硬往跟前凑，有意思吗？

谓之杂记，是说无论内容，或腔调，都不够纯粹。所选六十余篇，多是从这几年的笔记中拣来的，为使相对完整、体面一点儿，作了“加减乘除”。由于笔记往往过于随意，少有约束而不求精深，再怎么收拾，也难遮住浅陋和促狭。如此无趣的文字，大概不会有人逐行逐页地看下去，除非遇到宽怀大度的朋友，那就先在这儿预支一份谢意吧。而惟一能够拿来安慰自

己的，我于写作，纯属玩票，说得再明白些：一个为“职工文学”鸣锣开道、摇旗呐喊的角色是也。写得不尽人意，是否情有可原？

忽然发现，序又有些像老戏里的闷帘叫板，尚未露脸之际，企图先声夺人。那叫，有的颇为豪壮，有的备觉悠长，我么，底气和韵味想必哪样都谈不上。叫板之后，该是挑帘登台，当众亮相。这时断不可缩头也不可掉头，那咱就双手抱拳道一声：兄弟献丑了。

此序。

杜芳伦

目录

辑一

淡墨玉兰 / 1

反调见性情 / 4

画者善书 / 7

读刘恒 / 13

不相不声 / 17

自得风流 不著一字 / 23

伶俐未必聪明 / 27

玩 主 / 29

无挂碍处 / 32

急急风 / 36

郭字刍议 / 40

青山皓首共巍峨 / 44

矫情一加一 / 57

嵌字集句 / 64

中大爷 / 69

目录

73 / 生于一瞬 毁于一旦

78 / 欺善当咎

81 / 竹枝乐

84 / 血染的“风采”

89 / 招牌字

93 / 试翻一个儿

97 / 只有小作

103 / 得道多助

辑二

115 / 颠覆的快感

118 / 寒塘鹤影

123 / 花开花落杜鹃山

126 / 鳌拜之败

128 / 聊“智斗”

132 / 漫像漫谈

目录

- 如果我没猜错 / 136
- 花迷心窍 / 139
- 靠不住 / 143
- 画之题 / 146
- 题画四记 / 151
- 鱼在水中游 / 155
- 两个“孤儿” / 158
- 说不尽的红灯 / 160
- 想起巴掌山 / 164
- 男人装旦 / 168
- 想得少与写得多 / 171
- 这块老姜透心辣 / 175
- 依依断想 / 178
- 要玩你就玩真的 / 181
- 看“泼水” / 184
- 心平气和说板儿戏 / 191

目录

辑三

200 / 边读边记

203 / 多大个事儿

206 / 风吹帽·水喷花

209 / 黑白说

215 / 要么作秀 要么作死

218 / 何须水平

222 / 士，是不可妄谈的

224 / 身陷囹圄

227 / 可怜没人疼

230 / 言多必失

233 / 一字之差

236 / 云遮月

239 / 也吃肉也挨揍

242 / 真有你的

目录

气不打一处来 / 245

戏里戏外假招子 / 248

三过水 / 253

无心与会 / 256

开宗往矣 立派难再 / 259

言之成理 / 262

走·走着·走着瞧 / 266

后 记 / 270

辑一

淡墨玉兰

不知为什么，作家中兼善水墨丹青的人这几年越来越多，且大有普及之势。中国作家协会《作家通讯》的封二、封三显然就是为了满足会员中那些喜欢露脸的附庸风雅者而开辟的“用武之地”。露脸未必不是好事，但露脸的同时，有可能现眼。说句实话吧，数年所见，封二也好，封三也罢，一直乏善可陈。开头说兼善，怎么又乏善了呢？兼善之善，是人家自以为善；乏善之善，则属客观现实。

当然，偶尔也还是有比较像样的字或画，比如韩静霆、朱以撒。前者笔下的大写意人物、花卉有来历，也有格调；后者的行楷字里行间流淌着书卷气，这都是显而易见的。他们二位在那片园地里，颇有鹤立鸡群的意思。我想，如果我是韩、朱，决不去扎堆儿，金子何必非要闪烁在沙粒中不可呢？

于是，想到车前子。老车年龄不算大，可是比他大许多的人，也称他老车，这个老字，八成与他的文章有关，其文虽不

能说老辣，却足够老道。论艺论文论才气，当今文坛出其右者怕是不少。有一次同静之兄说起车前子，同时提到另外几位当红中老文腕，静之道：“老车在他们之上。”这话不是戏言，更非妄言。车前子的诗文有多种结集出版问世，如《手艺的黄昏》、《明月前身》、《偏看见》、《西来花选》、《云头花朵》、《品园》等十余种，书中涉及门类之多，学科之繁，很让我吃惊。这是个少见的通才！中土西洋、俗风雅韵以至图史云烟、柴米起居，皆能津津乐道且头头是道。

我知道老车其人，是在一本《北京文学》杂志上，看到署名车前子的一组水墨小斗方。斗方这种规格，注定了构图须讲究形式感和现代意味。果然，他的四帧画有三帧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水墨画，甚至抽象得乍一看，啥也不是。我能看懂的，是那帧《有人敲门》，画上没有门，只有满脸胡须的钟馗在张目侧耳，显然这是富有戏曲手法的写意，笔墨随意简括，神气活灵活现。

后来，在车前子的“目木楼”，我阅读了他的一批新作，大约半尺厚，一律斗方。他的画，有的我真是不知所云，只能理解为突发奇想信笔由之，或者干脆就是白日寻梦。所以，像我这样粗通笔墨的人，除了看个热闹，再就是领教一番游戏的情趣。我在大同小异的“抽象”中，发现一件水墨肖像，是个戴眼镜的女人，很文气。老车说：“这是我给老婆画的像。”噢——我恍然想起，刚才在楼梯上与我交臂而过的那位女士，不就是这般模样吗？我差一点儿向她讨问车宅，话到嘴边又咽

回去了，毕竟有些唐突。我说：“我上楼时有位女士下楼……”他说：“没错，应该就是小林。”小林即车夫人林金荣，作家出版社资深编辑。

老车在一篇文章中写过，他偏爱淡墨枯笔，我很认同他的心思。在有的人看来，泼墨如水不仅是无知的挥霍，更是缺乏掌控能力、不谙黑白妙理的表现。于白茫茫的宣纸上行笔落墨，犹如踏雪寻梅，需要的是慧眼慧心。一根线，一个点，都不是可有可无，唯以少胜多才显出画家的超凡心智。惜墨如金，好说不易做，淡淡的墨，细细的笔，在纸上蜿蜒如蛇行，时疾时徐，时涩时润，那润也是枯中之润。疏旷、萧散，皆是心境，而空非无，天地恰恰由于空阔而愈发高远……

用淡墨画玉兰，是车前子喜欢的作业之一。他说除了淡墨勾勒花瓣，还要一点点石绿，一点点赭石作晕染，一点点，也就是淡到若有若无。老车每年春暖时节，都要到远远近近的地方去看玉兰。有一次，他应我之邀来太庙讲授散文写作，时值玉兰初绽。课后，他没有急于打道回府，而是绕到五色琉璃门外，去看那几棵玉兰树。

车前子笔下的玉兰，没有禽类做伴，不像老画师于非闇，白玉兰配黄鹂鸟，也不同于大写意画家崔子范，玉兰枝上栖八哥。老车求的是单纯和静谧。他的闲云逸草之作，绝非那班封二封三们所能比附，当然，他从来无意跻身其中，他只是玩，始于玩而止于玩。

反调见性情

电视里的访谈节目往往喜欢顺藤摸瓜、顺风扯旗。就是说，事先要挖好沟，备好水，制造一种水到渠成的伪自然，行使欺人兼自欺的无聊“互动”。主持人和访谈对象以及乖巧的“热心观众”，大家凑到一起，编织“其乐融融”而又了无新意的画面，大抵如此。

偶尔也有例外，但那很可能是绝无仅有的“不谐之音”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在某综艺节目百期庆典现场，开场白之后，男女主持人按照既定的套数交替向邀来的各路名人提问。所谓提问，无非整些三岁、四岁水平的“小儿科”走走过场。这次的提问，更是幼稚可笑，而且一成不变，对所有“嘉宾”都是：你小时候最爱玩什么呀？是……还是……问到谁，谁就拣一样不管是不是真玩过的回复，以求“蒙混过关”。这种把戏，很像那些买卖文凭的考试，考与被考双方都将戏做得半真半假，既当回事又不怎么当事。

万没想到，当男主持人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一位老教授时，却是风吹池水，乍起波澜。百试不爽的问话居然没有唤起教授的童年记忆——“儿时的事，我早忘了。”主持人大概是破天荒了，他可能没见过这么不配合、不给面子的“嘉宾”，心里话：我们请您来是为的什么？是叫您捧场，不是拆台！尽管一肚子不高兴，脸上还是平静如常。有什么办法，摊上这么个“不识抬举的”，总得对付呀！要是换了那个女主持，八成得傻眼。这位（是谁就不说了，说出来地球人都知道）到底经见过世面，能沉得住气，碰了“钉子”，不但没气馁，还跟着追问了一句：“那您现在呢？”老教授道：“现在呀，现在什么兴趣都没有了。”又挨了“顶”。再看主持人，依然不急不恼，甚至笑得有些灿烂：“您老真是‘却道天凉好个秋’啊！”一句话，将棱角抹得溜光水滑。与其说辛稼轩的名句解了他的围，不如说文化的积淀给他提供了急中生智的可能。老教授对此的反应是，撇着的嘴角似笑非笑地翘了翘。话不投机的答问终于在智者之间撞出了意外的火花。

看惯了顺竿爬，听惯了顺口溜的人，是见不得唱反调的。而我倒觉得“不和谐音”颇有珍藏价值。在一次以“商家广告之利弊”为主题的《实话实说》中，我听到作家陈村对广告的说法：“如果这世界上没有广告，我愿意再活一辈子。”前提因虚拟似乎显得有些不着边际，但他的意愿是明确的。陈村的话对商业广告的行骗实质可谓一针见血。我还看过一个关于减肥话题的讨论，参与者中有富态而健谈的张越。她对减肥的见解

堪称独绝：“风未动，幡未动，是你的心在动；胖也好，瘦也好，你觉得好就好。”话说得炒豆般脆，词儿也漂亮，简直就是一副对联。言外之意：减什么肥呀，你有病吧？——

率性而发的话语，好就好在没有掩饰，没有雕琢，却又由于锋芒毕露而令人难以招架，穷于应对。但是，有个性的一己之见，总能给人新鲜的感觉和有益的启示。比之千人一面，千面一腔，不是更有意思吗？人，既然不是“标准化”、“流水线”的产物，为什么不可以千差万别呢？哪怕节外生枝的“反调”，只要有助于回归人性的本初，唱唱又何妨！再说，欣赏独特，崇尚率真，不正是我们大家的缺失和需求吗？

画者善书

有这样一个说法：善书者不必善画，善画者不可不善书。理由是什么，暂且不谈，只说事实。事实上，凡成就卓著的画家，大都写得一手好字。徐悲鸿便是一例。众所周知，悲鸿先生早年留学法兰西，拜过名师学习油画。其实，在他漂洋过海之前，就曾染指丹青，十六岁时的仿古山水，已经很有模样了。他的字功力亦深，好像学过北碑和康有为，后来的字，则与于右任的笔意近似，却比于字多了些洒脱，题在画上，十分洒脱，看上去，是那种说不出的舒服。徐悲鸿还写过不少大字，其中对联居多，比如：直上中天摘星斗；欲倾东海洗乾坤。有：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；斯世当以同怀视之。还有既是自勉也是抒怀的四言联语：独持偏见；一意孤行。与画上题字相比，这些独立成幅的书写，更是放笔直取，纯任天然，体现了徐氏从心所欲的“江南布衣”风度。

有舒服，就有不大自在。比如长安画派首领石鲁，他的画